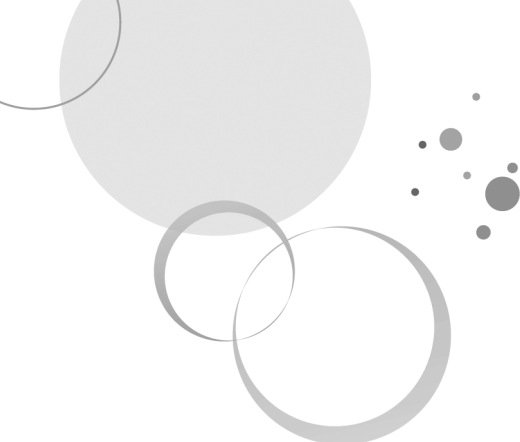




单元三 小 说

单元导语

社 会 人 生

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,也是文学创作的基础。否则,一个人有再高的才能,也只能是闭门造车。就算能写出作品也是脱离了生活,必定是经不起读者的推敲,无法得到读者的认可。“文学”在《辞海》中的定义是“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”。由此可见,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。所以,文学源于生活,又高于生活;生活离不开文学,文学也离不开生活。

文学是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,是生活的一种形式。离开生活,文学就不称其为文学;而离开文学的生活,也是残缺的生活,或者说是缺少品位的生活。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一首极其优美的诗歌。

人活着是为了什么?生活的意义在于什么?始终是围绕在青春时期的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。社会万象,人生百态,这是小说要关注的内容,也是作家选取创作题材的源泉。本单元放眼社会,让学生能初步了解小说中的社会人生,为以后多实习做好准备。

本单元文章在写作手法和赏析难度上提高一层,进一步引导学生在荒诞中体验真实,在离奇中体验存在。犹如文中打不倒的硬汉、远行的青年、变形的人生,通过书写有差别的人生,更好地认识自己,打造属于自己的职场生涯。

老人与海(节选)^①

[美]海明威



课文导读

孤独的老人、无边的大海，一场人与自然的搏斗、人与生命抗争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在他们之间发生。

老人说：“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，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，可就是打不败他。”可是，老人每取得一点胜利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最后仍然遭到无可挽救的失败。老人真的失败了吗？

海明威说：“冰山运动之雄伟壮观，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。”这就是著名的“冰山原则”。露出水面的是形象，隐藏在水下的是思想情感。形象越集中鲜明，感情越深沉含蓄。为使“水上”部分简约凝练，海明威的语言简明，形成了一种“电报体风格”；为使“水下”的部分深厚阔大，他还借助于象征的手法，使作品蕴涵深意。你能说出大海、鲨鱼的象征意义吗？

鲨鱼的出现不是偶然的。当一大股暗黑色的血^②沉在一海里深的海中然后又散开的时候，它就从下面水深的地方窜上来。它游得那么快，一冲出蓝色的水面就涌现在太阳光下。然后它又钻进水里去，什么也不放在眼里，嗅出了踪迹，开始顺着船和鱼所走的航线游来。

有时候它也迷失了臭迹，但它很快就嗅出来，或者嗅出一点儿影子，于是它就紧紧地顺着这条航线的游。这是一条巨大的鲭鲨^③，生来就游得跟海里速度最快的鱼一般快。它周身的一切都美，只除了上下颚。它的脊背蓝蓝的像是旗鱼的脊背，肚子是银白色的，皮是光滑的，漂亮的。它生得跟旗鱼一样，不同的是它那巨大的两颚，游得快的时候它的两颚是紧闭起来的。它在水面下游，高耸的脊鳍^④像刀子似的一动也不动地插在水里。在它紧闭的双嘴唇里，它的八排牙齿全部向内倾斜斜着。跟寻常大多数鲨鱼不同，它的牙齿不是角锥形的，像爪子一样缩在一起的时候，形状就如同人的手指头。那些牙齿几乎跟老头儿的手指头一般长，两边都有剃刀似的锋利的口子。这种鱼天生地要吃海里一切鱼，尽管那些鱼游得那么快，身



子那么强,战斗的武器那么好,以至于没有别的任何的敌手。现在,当它嗅出了新的臭迹的时候,它就加快游起来,它的蓝色的脊鳍划开了水面。

老头儿看见它来到,知道这是一条毫无畏惧而且为所欲为的鲨鱼。他把渔叉准备好,用绳子系住,眼也不眨地望着鲨鱼向前游来。绳子短了,少去它割掉用来绑鱼的那一段。

老头儿现在的头脑是清醒的,正常的,他有坚强的决心,但是希望不大。他想:能够撑下去就太好啦。看见鲨鱼越来越远的时候,他向那条死了的大鱼望上一眼。他想:这也许是一场梦。我不能够阻止它来害我,但是也许我可以捉住它。Dentuso[®],他想。去你妈的吧。

鲨鱼飞快地逼近船后边。它去咬那条死鱼的时候,老头儿看见它的嘴大张着,看见它在猛力朝鱼尾巴上面的肉里咬进去的当儿,它那双使人惊奇的眼睛和咬得格崩格崩的牙齿。鲨鱼的头伸在水面上,它的脊背也正在露出来,老头儿用渔叉攥[®]到鲨鱼头上的时候,他听得出那条大鱼身上皮开肉绽的声音。他攥进的地方,是两只眼睛之间的那条线和从鼻子一直往上伸的那条线交叉的一点。事实上并没有这两条线。有的只是那又粗大又尖长的蓝色的头,两只大眼和那咬得格崩格崩的、伸得长长的、吞噬一切的两颚。但那儿正是脑子的所在,老头儿就朝那一个地方扎进去了。他鼓起全身的气力,用他染了血的手把一杆锋利无比的渔叉扎了进去。他向它扎去的时候并没有抱着什么希望,但他抱有坚决的意志和狠毒无比的心肠。

鲨鱼在海里翻滚过来。老头儿看见它的眼珠已经没有生气了,但是它又翻滚了一下,滚得自己给绳子缠了两道。老头儿知道它是死定了,鲨鱼却不肯承认。接着,它肚皮朝上,尾巴猛烈地扑打着水面,两颚格崩格崩地响着,像一只快艇一样在水面上破浪而去。海水给它的尾巴扑打得白浪滔天,绳一拉紧,它的身子四分之三都脱出了水面,那绳不住地抖动,然后突然折断了。老头儿望着鲨鱼在水面上静静地躺了一会儿,后来它就慢慢地沉了下去。

“它咬去了大约四十磅,”老头儿高声说。他想:它把我的渔叉连绳子都带去啦,现在我的鱼叉淌了血,恐怕还有别的鲨鱼会窜来呢。

他不忍朝死鱼多看一眼,因为它已经给咬得残缺不全了。鱼给咬住的时候,他真觉得跟他自个儿身受的一样。

他想,但是我已经把那条咬我的鱼的鲨鱼给扎死啦。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大的Dentuso。谁晓得,大鱼我可也看过不少呢。

他想,能够撑下去就太好啦。这要是一场梦多好,但愿我没有钓到这条鱼,独自躺在床上的报纸上面。

“可是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,”他说,“你尽可把他消灭掉,可就是打不败他。”他想:不过这条鱼给我弄死了,我倒是过意不去。现在倒霉的时刻就要来